

歲

寒

集



關中叢書

歲寒集

邵力子署

序

典誥風雅而後尙敢言詩文哉然天地間有知則生意有
竅則生音金石激之而聲出草木滋之而色變誰爲動之
情也誰爲使之遇也遇之卽發不過應有盡有有遇于谷
風杲日有遇于霜晨雪夜其發之也嗇于安樂多于憂患
每感斯應無微不入况人不能值遇合而忘情故情之所
至音意瀉露難自容己卽欲默然其引而不發之機已躍
如于殘墨斷楮間矣矧遇銷魂之雪窟復有不平遏乎外
慘結動乎中故瀉之意而宣之音者哀促槁落如泣宵婺
婦隆冬枯樹烏能與出谷之嚶鳴呢語陽春之嬌紅柔綠

方弗其聲色尙復敢言興致哉予生不辰遇歲聿云暮之
際拳拳先師危行言遜之訓科頭白眼于里閭不衫不履
而自放將終身焉還我無始恆有所感援筆就紙或裁成
咏歌或製爲篇章不過瀉露情遇消磨日月而已積久成
帙因輯次其類何異瓦缶之音從純皦于九成無鹽之色
便綽約于六宮多見不量名曰歲寒乃因乎遇而動乎情
由乎情而形乎言敢竊比于後凋哉

歲寒集

三原頑石焦之夏大夏父著

策

建官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世非無爲人無兼才一代不得
不倍于一代也因才授位擇能任官朝無尸素野無遺賢
惟其人不惟其官此治道之隆也後世惟其官不惟其人
官事不攝甚有更設副員僉員十羊九牧數人不能理一
事雖多奚爲徒坐費長安之粟耳至于命名甚失立官之
義三公天子之師則曰太師傅相天子則曰太傅保安天

子則曰太保貳公則曰三孤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夫御史大夫秦建爲糾察百僚之官太尉漢初爲將禁旅之帥烏可與相臣同稱三公也後又以司徒司馬司空謂之三公然諸司六卿也尙次于孤亦烏可謂公名之不亦陋乎晉唐因之又以僕射領相事鄙俚不經僕射主僕射之人侍中執虎子之徒皆古摯御之屬以爲輔相大臣眞可笑也秦廢侯國而爲三十六郡郡立太守古牧伯也漢氏因之迨後設刺史以分其權嗚呼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是何異于使之書而掣其肘乎六朝權專刺史唐復有節度觀察之設一官數名鼠璞莫辯考周之六卿卽今

之六部今有刑部矣又設大理復參以御史是三刑官也
廷尉持天下之平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當惟其人不當多
其官大理不可不裁也有戶兵矣又設倉廩戎政是二戶
兵也亦不可不裁也兵部古之司馬馬政當責又設太僕
不亦多乎給事古給事于中之員後代令議駁勅詔之不
便者今糾劾同御史矣翰林古金門待詔之流今爲史官
可也又爲清流宰相之儲以辭取人不亦大謬誤耶京兆
輦轂重臣漢爲三輔之一不聞妙選人才著桴鼓不鳴之
殊績赤縣畿內重地今皆以猥品充員何嘗見強項分道
之事鴻臚矜式百蠻而以貲郎歷任郎官上應列宿不擇

品行守宰百姓安危所係不以繁簡任才至于諸官惟多寡視賄者可勝道哉請就京師而言朝堂之上師相關君德政事國家治亂者也立三公爲師臣三孤爲相臣官不必備有其人則三無其人或二或一足矣省中則分爲左右二掖各立諫議大夫一人補闕二人司直二人給事十二人率屬分職手足重任則立大冢宰一人少冢宰二人分司郎官各三人大司農一人少司農二人一人司倉廩各省分司郎各三人若夫敬敷五教世道人心攸係三代而後遂廢此官唐宋兼之宗伯不亦疎乎可立大司徒一人少司徒二人分司郎官各三人大宗伯一人少宗伯二

人分司郎官各二人大司馬一人少司馬二人一人司戎
政一人司馬政分司郎官各三人大司寇一人少司寇二
人各省分司郎官各四人大司空一人少司空二人分司
郎官各三人御史大夫一人左右中丞二人一人掌考核
巡歷及外官章奏一人掌在內白簡每道各御史五人其
臺部務校等職乃冗員也悉宜汰之中丞旣司外奏而通
政一司可盡裁也太常諸寺一卿一丞可矣翰林學士一
人講讀各一人撰編檢討各一人吉人八人詹事青宮之
官不可輕廢擇有德望者居之宗人古小宗伯也少宗伯
掌之司成欽天上林諸監不復別議府尹權令侔于中丞

京令須擇威望素著更得專奏宿衛天子爪牙立金吾將軍一人專主禁衛又立大將軍一人驃騎將軍八人都尉八十一人五府各立龍驤將軍一人虎賁中郎將六十四人至于出使各地及絕域者難于遙度尤當平昔簡擇臨時不可輕者也以一省而言兵刑錢穀雖有司存當總成于一人立總牧一人其下將軍一人統于牧臨塞要地立分牧一人下將軍一人各分牧受節度于總牧一省立司農一人分司曹郎鼓鑄一人度支一人司徒一人分司曹郎訪採一人旌別一人司馬一人分司曹郎屯操一人驛傳一人司寇一人分司曹郎清問一人司獄一人如各經

都檢照冗員盡勿設也方面古之諸侯天子禦侮之臣今兵不十旅權不專奏深可太息亦有名無實宜革汰者也若要路及重地設別駕一人照其地之遠近而配其兵士以一郡而言立郡守一人治中二人別駕照地設之司理一人各雜職悉勿設也古州大于郡今尚不及于縣徒懸空名當降而爲縣一縣設令一人尉一人教官一人有驛者設丞一人若歸並之處設尉一人鎮其故城焉郡縣各分三等大郡縣官始守之期年稱職乃卽眞三載考績大明上則賞之中則陟之上下則陟之中齒則上降之中中降之下下則黜之三考有績則超陟若或貪暴是不待考

而誅之者也而卿相之選必取諸宰令之中以經歷民事能悉閭閻甘苦知小人之依也至臺省詞部之員亦當取之令中以書生紙上聞見不如作吏之親切耳內寺職主洒掃止可食六品之料不可加以六品之服太祖高皇帝不令識字有遠慮也計吏古考績之典內外當如一今京察五年而大計三年豈京官盡奉法而外官盡曠職耶凡內外考察更參之輿論互詳于諸司不必專責之一人此其大略也若正百官以正朝廷君正而國定又在建官之表歟

田賦

民惟邦本農爲民天欲固其本當先明農明農之要在均田賦省差徭而已禹平水土以天下之大以九則定其田賦與其服役何後世一州之內接壤之間此以此額彼用彼科州異而縣殊蓋自兩晉之後版籍散亡州縣官各以臆見巧立名目恣其侵漁後遂苟且因仍不能釐正以到于今故賦稅以之而無定差徭以之而無度官漁出入之際吏蠹簿書之間相訟旣久奸弊滋甚是以戶口流亡里社蕭條十不及前代之二三者此也然有田則有租有人則有服有產則有賦禹貢每州相其土而等其田因其產而定其賦酌其遠近而額其服所謂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也商周助徹之法九而取一不越其三壤九則之制孟子曰有粟米之征卽夏后之田力役之征卽夏后之服布縷之征卽夏后之賦及秦開阡陌變其古法亦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也漢代之興創業垂統足爲後世法者豈止取人以身而已也高帝出身畝畝悉其民隱及成王業盡除民害首重農事凡國慶天災卽減賦租關中漕輓不過百萬而用度足孝文克儉節用未二十年而民家給戶足國用益饒無他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唐興懲六朝之暴斂立租稞以征其田孟子粟米之謂也立庸法以征其服孟子力役之謂也立調額以征其賦孟子布縷之謂也雖命名

有異而實乃古法胡氏稱有三代遺制可謂萬世良規者也至宋而廢其法元人則大壞亂之及于今日不惟九州土壤之則雜亂而征取之科更紛紜矣一壠之田有科重而征輕者有科輕而征重者口則不分戶丁而槩征之田中古三征之法蕩然乃無理非法之極也今天下土地卽古之土地世代革變豈土性以因之革變也今旣不能九州九其則請一州九其則不亦可乎上稻田爲上上次稻田爲上中水田爲上下微水田爲中上平旱田爲中中平原田爲中下山坳田起坡田爲下上灘田爲下中山坡田陡坡田爲下下上上科粟九斤下下科粟一斤以是爲差

縣有九則田則九之若無止照其有于何等者以則之總
名曰田每粟一石折價一兩凡田粟一石外出銀四錢八
分名曰賦凡口以十入應役六十免役每丁每歲出銀三
錢六分名曰役遇閏賦加四分役加三分凡征夏秋各輸
其半卽古兩稅之法使民亦可以不困矣若本田賦役外
有私加卽論以違制官吏亦不敢侵擾乎下矣若夫設里
立甲爲之統攝隋人作俑粉飾一時不知遂泐爲奸里食
其甲有如虎狼甲奉其里甚于君父不平之情于此爲極
古止有戶尙不免以大吞小况有其統屬者哉里甲宜如
故當各立戶口不相統攝大戶居前小戶居後其輸納本

戶自相催督足息剋剝之患至見役之設十年一役倣古
十一之征不過催比租賦而已今則凡百誅求民家遇見
之年畝出一金十年之所積不能供一年之所用民烏得
不貧君孰肯與足哉此役也民有十分之害國無一分之
益惟是給縣令之用度後乘之傳食奸吏之外庫輿皂之
奇貨也已民有不勝其苦而合甲逃亡者有不堪其憂而
自經溝瀆者予皆親目請凡役之年止責其催督亦勿令
常在邑每月三赴邑報輸納之數如限者賞不如限者責
若夫赤曆直書花名其比較照名考責欠完而罷頑不得
隱蔽如戶有豪強不及輸者亦可案名置法至僧道之丁

役倍于民間游手不敢避于二氏矣田帖原使民知本縣
本戶田賦役數者今開載支離小民不知所以且今歲之
帖明歲方給民間雖有勘出詐僞則已經年不可爲矣今
止將田之九則橫書于上其下書每畝粟若干又下書本
縣各田若干畝各粟若干石又下書本戶各田若干各粟
若干完總直行書本縣共田若干頃共粟若干石賦役書
亦如之三者之後直行書征期二字下書春征三月初一
開征六月晦日報完秋征八月初一開征十二月中旬報
完又書限格二字下書過期不納名抗本戶戶首繫其人
而比較完日釋放過期不完名欠本戶戶首逮押其人比

較完日釋放又書特禁二字下書田賦役正數外敢有多
派分厘爲加派官吏卽日斬首征收際敢有重收分厘爲
加耗官吏卽日絞每歲立春日給散本年田帖若故遲緩
重罪官吏庶民間易知而奸貪之吏不敢舞文矣時遭水
旱止蠲田賦或一半或三分抗欠者不與焉則罷頑不得
徼倖良民更勉力急公矣不十稔民便富贍人富豈復有
犯上作亂之事哉卽一旦有烽火之驚師行糧食咄嗟可
辦故足兵莫先于足食強兵莫先于富國富國莫先于重
農重農莫先于均田賦省差徭而巳有國者以爲何如

權稅

國家苦財用不足有稅其阡陌者有稅其間架者所以青
苗諸事凡可以聚斂于民者無所不至然足用有道生衆
食寡爲疾用舒古之善經也欲生之衆莫如驅游手盡歸
南畝欲食之寡莫如汰冗員役及弱卒之不堪用者地無
餘利民無廢業爲之疾矣留有餘不盡之物爲吾惜財留
有餘不盡之用爲天下惜力用之舒矣猶有患其不足乎
商賈貿遷有無化居者又爲農之所資國家亦資以爲用
者也理之得道可寬田賦之十一商之大無有過于鹽計
天下鹽稅不下數百萬而關場津梁之征充有司私橐者
將多于公家是于公無所增而商已困矣天下莫急實邊

飛輓之法民不勞困而塞下之倉廩實可爲萬世則不必
一邊如之九邊皆如之可也何也九邊惟甘肅寧夏不苦
飢餒他地豐年斗粟不下百錢若粟貴之地輸粟十之八
雜貨十之二粟賤之地輸粟十之二雜貨十之八以充撫
賞軍中之用更不必止于數萬盡天下鹽稅而輸之可也
近日小商賣鹽官索引于農夫尤爲大害但額縣丁若干
每年食鹽若干令商輸之其引責之商以防遏糴何事紛
紜以滋弊端也若茶何獨禁于關中哉請天下權之如鹽
至耗財廢事莫酒爲最而不知稅何也每務無分大小年
稅二十四兩酒債官爲之追以立麩廠于宜造麩之地二

十而稅一非厥務而私造麴酒者罰金二十四兩知而不舉者同罪羣飲者徒醉而行橫者加平犯一等如此人亦知懼而不爲酒困且少助國用之百一烟尤世之最無益之物飢渴不可爲飲食用之者倍于鹽酒耗費不尤甚乎稅之不爲過多取之而不爲虐于出烟之鄉本縣官主之每斤稅一分關津稅同于常貨小販賣于市者人年稅二金官給帖勘合私賣者罰金八兩今關市之稅季有定額此不察之甚也一年之中雨水之阻絕風波之限隔豈可同日而語其奸吏賣緣巡欄包收商有十分之擾國無十一之益良可太息當準三十取一之法刊示稅所仍備列

稅券之中其貨稅若干用傳契二一給商人一年終報之
部商契投貨住之官亦年終解部照勘以防官吏侵叩船
料立九則以尺丈爲準給契如稅焉山澤產銅錫之處立
鼓鑄官錢以五銖爲式肉好相稱磨鑪精工千文爲貫旣
不惜銅省工人間盜冶無利自不爲也若或私鑄獲之卽
誅其前代惡錢照銅給價入官毀廢審然亦可便民而裕
用所謂生衆用舒何患夫窘乏而加賦增稅也哉

制度

尊卑有別上下有分貴賤有等國之經也王者患民之僭
也立其品級定其章服士農工商各一其鄉各世其業不

相雜亂工商之子僕隸之族不得登于仕進乃不欲替其
級也商賈之流不得衣帛乘馬以易于致富富則驕驕則
僭人情之常而明王所以杜其漸也今僭越之事以士爲
最習詩禮者尙然如此工商尤而効之安得不風靡也哉
是以民間苟完便峻宇雕牆青瑣朱戶擬于王侯之第婦
女佩飾珠玉童稚服曳錦綺過于將相之家而士從令宰
之後又蔑視之矣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奢侈相尙風俗
不競且掉臂揚言以謂得志者之所爲大丈夫當如是嗚
呼世道如此尙忍言哉漆器見譏于有虞象箸生侈于受
辛以四海之富天子之尊猶爲不可矧閭閻之下一命之

子也天地生財有限用之既疾生焉得不窘也此其小耳
侈心以生士則謀望非常商則誨盜誨淫奢則不遜此之
謂也况龍麟鳳鸞之服黃朱緋紫之色綾緞縠紵之繒豈
人間僭用之者今則無貴賤尊卑悉服矣甚而娼妓優伶
之微簪金玉披繡縠隸皂僕婢之子弟通官籍入仕途冠
履倒置于斯爲極爲政者知而不舉舉而不刑此賈誼之
所以慟哭流涕者也乞嚴爲禁王侯士夫農工商賈服舍
品色載在令典者懸示通衢或有小犯卽時處分有司不
奉法罪均或故違科禁卽斬梟本地再勅四民不得用金
玉珠寶黃朱緋紫娼優並勿用銀帛犯加一等巡方官立

于考程必使各服其服各尊其度自然風俗漸化物力漸息驕奢淫逸者不敢非分而尊卑上下昭昭等列矣

軍政

三代養兵于農井田隱寓部伍農隙教獵勒以兵法使民習矣不察有敵則三軍之衆指顧可集事平則振旅釋兵仍歸南畝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古之小國不過今之大縣古何以養一軍而有餘今何以養半軍而不足無他冗費重而騎過多也秦立斬首論級之令開殘殺之端莫不激人使勇耳漢武窮兵黷武不可爲後世法而賞罰得上極下通之道非若今日勝則大將膺其功敗則偏

裨受其誅是以終武之世漠南無王庭至哀平之間匈奴
雖得漢巧猶三人而當漢兵之一此乃賞罰明而人人自
戰也是賞罰之不可不明且信也古教兵于平居訓以有
勇知方一旦成列莫不欲親其上死其長今兵惟求其多
不知訓練兼以庸懦爲將不解方略何異使賈人而驅市
人戰乎苻堅以投鞭斷流之衆乃驚風鶴于謝玄八萬之
卒衆寡若此勝敗若彼是教訓之不可不素也唐之張說
募人充宿衛名爲彊騎兵農自此而分雖兵以衛農農以
養兵成平日久民間不識五兵故安史作亂戎馬長驅任
其蹂躪且兵凶戰危士不土著易生逃亡之心鄴侯以繒

易牛屯田塞下漸復府兵深有感于無籍遊手之弊也今仍踵說故智有此軍逃募于彼軍東隊竄避于西隊主將知而不問部伍習染成風平日坐銷司農金錢遇敵相率散亡法寬則橫行市廛律嚴則鼓噪轅門無他無恆產而無恆心自然之理是兵不可不土著也古拜將必選智信仁勇嚴與士卒同甘苦故能克敵取勝今不擇材將惟用債帥不獨以卒予敵並以國予之矣暇日將則紈綺作好卒則市販給使甚而剋剝衣糧不恤飢寒將既視卒如草芥鳴鏑當前卒安得不視將爲寇讐乎尙能責其赴敵陷堅也哉是將帥之不可不擇也若冒功請賞虛伍索餉大

軍之法殺無赦也今衛所士卒如林豈可盡視爲無用之人若訓練有方卽成精銳不能訓練卽賁獲之士總是烏合之徒請準立府兵之制唐置府兵六百三十四關中二百六十一爲居重馭輕之勢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各設折衝都尉一員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十人爲什什有伙五十人爲隊隊有長三百人爲團團有尉歲終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有變本府禦之力不能支隣府協之再不能命將帥宿衛征之此唐太宗善制也今京師集數十萬不戰之卒統以膏梁之將率爲役販之夫空有羽林之名實無搏戟之能

養兵若此則何益矣可設爲九軍分盡八千七百四十八人爲一軍五人爲伍伍有長十二人爲什什有長有伙百人爲隊隊有總九百七十二人爲旅旅有尉九旅則成一軍驃騎將軍主之九軍則爲一營計七萬八千七百三十人也總督于大將軍中軍爲握機方隅爲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陣此宿衛之兵也皆取之近衛屯兵季一易代每月本軍三試其藝每季大將合九軍而大閱焉懸賞立罰必盡軍法勿作棘門灞上之態五府各兵萬二千人五人爲伍十人爲什有長伙五什爲隊有長五隊爲團三百人也有校五團爲營有將千五百人也八營爲府立一營

爲中軍分四營爲左右前後又立一營爲先鋒一營爲奇
兵一營爲遊兵無事則訓練于本府試教同于團營外方
有變天子下虎符于一府本府佩將印而出名曰王師事
平振旅還府上符印于天子而受賞罰焉此征伐之師也
至于邊塞大衝大邊設兵七萬八千七百三十人而屯田
焉每屯地百八頃爲一井井分九方方分十二區區則百
畝一兵耕焉一井之中取十之一而墻之爲場舍之所百
八人爲一井屯將主之九井爲所地則九百七十二頃兵
則九百七十二人所將主之九所爲衛衛將統之九衛爲
營鎮牧主之要害之地立衛極塞之地立鎮兵入守鎮衛

者月一易代凡兵三分其一而教之火器八分其一而爲之騎屯將十日一試所將月試之衛將季試之鎮牧歲試之如令則賞其本將違令則責之若入援及入衛左出則右留前出則後留分番迭出九衛爲均如此居則將習于卒卒習于將行則將不離卒卒不離將戰于晝面可識戰于夜聲可辯何患其驕悍逃亡也哉中邊八衛下邊七衛以是爲差卽不能如三代亦可追比漢唐矣至于海防固異北土亦于衝要之濱築建圻堠卽立一屯之兵于左右且耕且守不煩于糧運不勞于奔走常以飽待飢以逸待勞多設火器焚其帆檣彼不能捨舟而陸我可坐制夫侵

寇矣郵驛之設原爲傳命傳命莫大于軍情今竟供人情
傳食之脚力每見通要之所連騎雜還旣征酒食復索金
錢馬騾奔驟而死者不可勝數百姓罄產而逃者難以枚
舉甚有一馬發一程卽斃民間不勝其苦國家不勝其費
可于最衝州縣設馬六十匹騾四十頭次衝者半之偏僻
者十分之一奉命使臣及急緊軍方給正副各一匹賈奏
給騾一頭解糧照銀數用騾過往及地方官不得用之若
非軍奏等情而擅用者巡方官不時奏聞者事發俱絞司
馬不覺察符驗者罪同至于募夫盡行裁革各官止許乘
馬鞍裊照本官服色民間亦不得乘轎違則流戍如是不

惟民困少息國家財用不至填無窮巨浪矣

刑律

齊刑非所以致治無刑亦無以致治是以刑不可偏任亦難于偏廢偏任民無措手足姑息小人無所忌憚商鞅用之而秦祚促孔明用之而漢復王在用之何如耳虞作象刑尙列怙終之條後世道愈澆人心愈狡刑安得而措之也呂刑世輕世重深有酌于時勢之訓哉此大車之詩孔子取之所以示後耳閨門爲王化之始何近代姦淫之律止于一杖而已自反坐之法不嚴而誣告之風大倡矣刑故無大竊盜至再非故而何復刺之又何謂也五刑之屬

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匿喪求試不孝爲最經營起復無親之極而典刑不加是教人以逆繼母唆父殺子人倫大變何法所不及威逼之科原有威可畏逼人至死蟲豸尙知求生人何樂乎就死當其勢燄迫挾訴于上而不聽避于地而無門進退惟谷一死足結情甚鬪毆慘過操刀而一槩戍之豈法之平也無赦之國其政必平青災肆赦原罪疑惟輕之仁何今不論所犯已結未結已發未發咸赦除之也旣生者有二天之感則死者寧無九淵之恨乎金作贖刑五刑疑赦其法入緩今鬻獄賣法之風倡金入權豪奸貪橐中古之于獄閱實審克今酷吏深文刺骨奸吏惟

佞折獄墨吏枉法納賄是以囹圄沉滯而鯨鱷漏網矣以強凌弱以衆暴寡私鬪惡風也有司視之漠然京師白晝掠奪何異強盜摸稜者以謂不如是不成京師烏是何言哉寧釋不經禁淫濫也今株連無已罰弗及嗣刑不可極也今設門誅夷族之條十五連坐之科何法網之嚴刻也情非叛逆不得連坐強盜誅其當場擒獲勿得令其攀引累及無辜市廛掠奪卽日梟斬若二人毆一人杖其二人五人毆一人徒其首而杖其從十人毆一人戍其首而徒其從過十人則以黨論絞其首而流其從人尙敢羣橫也歟有權有勢而逼人決以抵償勢均力敵戍之可也匿喪

本犯卽斬仍重其父兄之罪經營起復旣不孝于親又安能忠于君乎誅之何疑繼妻有子唆夫殺前妻之子然繼母無償子命之理當擬繼妻之子以抵命則情不敢偏移竊盜二犯卽爲怙終何待至于三而始辟乎淫亂不重其典釀成異日殺夫之禍當不分男女而斬首酷吏誅其身而流其子孫于四裔貪吏誅其身而籍其家枉法則誅其身籍其家流其子孫矣至于國家大赦惟免其田賦舉其義烈餘未可悉施以無妄之澤贖金立祥刑庫于州司寇之署貯藏以備振飢之用凡決獄斷罪依律不得援例以開奸吏舞文之端若誣告卽得其所告之罪而並罪其證

佐則刁風頓息至于諫官直言原謀不爲身而杖之朝堂
鉗忠諤之舌梗塞天下言路况敢言之士難得批鱗之際
忘其性命君父不能賞己爲不可矧罪之乎如言可用則
用其言而賞其人言不可用姑置之而廷尉擇人又在諸
律之先若清問下民惟刑之恤又非愚生之所敢議也

考工

甚哉河決之爲患也歷代受之而莫能出一策以彌之豈
真不可彌耶真無策耶無其人耳何也當河安流之時無
人焉視其隄防之卑薄者崇之厚之一旦泛濫其潰隄破
防必然之勢而後興卒塞之豈止濫費金錢下流郡縣民

惟魚矣故有費數十萬金數年而塞之者有用百萬十餘年而僅塞者公家之費如此近河之民捲埽運土之役日不暇給而漂者竟不可復迴沒者竟不可復出亦有今日塞之後日復決亦有方塞于此又決于彼大司空策同襪線良可痛哭均一水也昔天下洪水禹理八年而底績今一河之水數代理之終不能底定者何也禹之行水順水性也今置隄築防逆水勢也殷不有河決之患乎五遷厥邦不聞興徒塞治之事且水之就下水之性也必防以逆之所以宣也其害滋大今畫三策漢武時有獻策治河自榆塞而東循塞外直注之海以洩其勢可爲長城省其亭

障廷臣笑其迂格而不行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嗟漢武
之不及秦始皇遠矣當武之世宣房之役糜上方萬萬金錢
費十數歲工力僅而獲塞後十餘年復決他所復塞復決
殆不可枚舉而所糜又不知幾千萬萬矣當國家全盛之
時不能成一勞永逸之業良可慨也計榆林至海直行不
過三千里里用三百人浚之九十萬人足矣人浚地六尺
三旬而畢人日給傭百錢亦三千萬萬而功竣深丈闊百
步積土南岸爲隄有衝突之處移屯其上外寇旣不能長
驅我可待擊其半渡其費不過數決數塞之半而成萬世
之利也此上策也其次莫如多開河上流爲渠以殺其勢

遷河下流之民以避其患下策令臨河衝處相去二三十里爲堤泛溢波浪散至二十里其勢亦緩矣七國時齊魏各去河三十里作隄誠有見于隄太近河不能當洪水之衝蝕也再令每歲農隙發郡卒補葺極衝之隄限其高厚之數乃防患于未然在安思危之意也

論

論通鑑書法之誤

溫公之敘歷史爲通鑑也亦之詳矣遇事則書無詎細並存疑則闕文此史之體也若編之爲鑑則書其有關於治道世道以爲殷鑒使代有治人之責者覩其書法而警戒

之所謂無于水鑑當于人鑑也至于小故非不足書書之亦無裨益耳若曹節者不過漢廷一閹豎在職心存趙高之奸而乏呂強之忠生不能爲朝廷重死亦不能爲朝廷輕生書其官示專寺人之戒迨其死也國家棄之如腐鼠鑑書其死也失其體又書其官書其爵曰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何也以謂爲國家幸也爲人心幸也以謂節死而十常侍之勢失也五侯之燄未已不聞一節死而損羣小之威也以謂天誅未加而遺恨胡又書其官爵乎此予之所不敢知也武侯之伐魏也表曰漢賊不兩立其辭甚嚴其義甚正明帝漢而賊操也通鑑書之曰漢丞相諸葛亮

是與之也與之則當書之曰伐魏今不曰伐魏而曰入寇
入寇云曰是重貶之也貶之則當削其官曰僞相今又不
曰僞相而曰漢相書漢相則不當書入寇書入寇則不當
書漢相通鑑曰漢丞相諸葛亮入寇既書漢相則入寇之
書爲謬既入寇則漢相之書又謬此書法之大誤也若曰
從魏史也魏史不漢蜀若又曰尊蜀書也蜀又不自寇温
公手筆每于有關係處舛錯如此何以爲天下後世之鑑
哉嗚呼節不當書而書其官爵及卒武侯當書討賊而反
書其入寇吾于通鑑知温公之義亦有未盡耳

論綱目書法之失

綱目曰匈奴某某單于某人死其子某人立爲某某單于
此書法之失也費誓曰我惟征徐戎戎之也未嘗書戎人
之何君戎君之爲誰卽九州之荆尙在三壤之中春秋書
楚事猶貶其僭僞不與同中國也况要荒之外者乎春秋
凡華夷之際其書甚嚴者尊中國而卑夷狄內中國而外
夷狄也綱目繼體春秋書法安得互異矧匈奴于漢又非
敵國高帝疲于行師誤用婁敬之計遺笑後世此時書之
猶可孝武專任衛霍六擊匈奴使漠南絕王庭之跡及于
孝宣撫育呼韓畜之塞下迨哀平之世莫敢不來享來王
此時仍書非書法之失乎若夫匈奴之部有悖逆之事當

書曰某人弑其君某人弑其父使天下後世知亂臣賊子雖蠻夷之邦不容寬假至于卒立止書曰匈奴某人死其子某人立自稱爲某某單于附其事于本年之末詳其目于綱下如綱目所書烏成其爲尊中國內中國之旨也哉

論綱目宋魏及隋末與羣起並例之非

弊冠不納于履新履不登于几尊卑之不可倒置也繁纓微物孔子惜之名與器之不可假人也故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楚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力足以侔桓文強足以抗秦晉然詩不列于國風者嚴華夷之分也漢之昭烈劉氏遠裔僻據梁益三分天下無

其一論統系者不敢以孫曹之強大加諸其上不以中原
偏隅之別正僭也宋之高祖漢氏之後綱目降于鮮卑索
頭之伍以中原之華胄同犬羊之酋長豈可乎如謂竊取
大位不以其道司馬氏之篡魏劉氏尤而効之奚罪焉或
謂車書之未同趙氏陳橋之後西有夏而北有遼歲幣之
獻納聘使之往來儼然敵國且契丹建號在宋之先乎後
至南渡以及一城一旅之時論統系者遼金不敢與並例
此晦翁昭代之事目所親擊者也而宋魏一例無乃冠履
倒置名器假人無中外之分華夷之等烏在其爲繼春秋
之旨也哉至于有陳梁臣玉琳奉梁胤在北蕭督附立在

荆梁緒未絕而降陳于齊周可也。晉後雖據有荆土附庸于周非自起之國亦自不得同。後漢論耳。若夫隋家大業之末羣雄蜂起彭城閣之變未著朱子列僭起之間何也。昔周轍之東地不過魯宋強不逮鄭衛迨至七雄縱橫而猶稱宗周尊卑名分在也。故桀紂雖暴君也湯武雖聖臣也。隋末羣雄有如湯武者乎。卽如湯武未聞南巢太白之事未舉而湯武卽登夏商之列。况隋末羣起之徒不過暫避暴征濫誅苟延殘喘後大者便窺伺鼎器小者惟利圖子女初未有一言以及弑逆之事烏得同例而書之哉。卽唐之高祖集衆舉義亦襲六朝故智英武如太宗亦以宮

人挾父不片語問文帝及太子之死胡氏論之可謂至要
矧殘賊如朱粲隋臣如羅藝輩妄自尊大未有一郡之士
遂稱王稱帝未幾殄滅者俱用敵國之例吾不知其奚取
也吾謂宜于羣雄旣書起兵而復書其反者兩責之也猶
書隋年統者專尊之也豈可以獨夫一時之暴戾遂墮千
古上下之分也哉

辯

古董辯

古董之說從來尙矣有云古之董狐善識故典又云古當
作骨骨中能董則董不能董則不董言上古法器秦火之

後圖籍蕩然不可跡考惟以性靈識之不可以學問得也此以俗言董得之董訓董骨古音相近耳竊案字韵諸書董之爲言督也正也董之用威董正治官又與腫通短髮貌又深藏也俱不見以解爲訓因讀史記倉公傳意之議齊王病引脈法云人六十以上氣當大董注董者深藏之也遂悟古董之說古董者古人深藏之物也古人葬必有殉故鼎彝觚鬯之屬多出于三代陵墓之中及破軍亡國之墟後或陵谷變易或發劫暴露器製惟錯不可以一名述乃總之曰古董言古人深藏之物後世得之復當珍重襲藏以昭來許如上諸說史官所典各有司存神童英敏

豈能知人間未見聞之物也歟

記

己癸時事記

國家自逆賊發難以來著著失策故養成燎原之勢遂使
中原陸沉卒致神州淪陷禍至滔天者可勝慨哉然自始
及末止十有六年皆予所目擊乃隨筆記錄以備後世搜
訪且使知其真是真非不在朝廷而在草莽矣崇禎己巳
關中薦飢北邊尤甚榆林悍卒沈一元沈一魁因飢作亂
糾其黨十八騎南掠西安至于涇原此時成平日久民不
識兵不勝驚擾然賊勢尙微亦不敢焚殺旣而飢民景從

漸漸衆多或朝東暮西或忽南忽北馳驅出沒悉無定向
遂名曰流賊若廟堂有人選將命帥亟力剿除其撲滅可
立而待無奈以白面書生楊鶴總督陝以西軍惟事招撫
賊狡計求降而盤聚如故是養虺成蛇遂細流爲河矣此
當剿不剿失策于招撫者也庚午鶴以罪逮廷臣旣明前
失重擇賢才猶可補牢又誤用一奸邪福建子洪承疇督
兵征討時賊雖猖獗若方略得宜何難擒馘不知固守要
害批吭擊首乃賊東我從而東賊西我從而西州縣失陷
而不報兵馬敗沒而不聞賊因而大熾如紫金梁王家印
老回回過天星闖王等不可屈指數矣辛未紫金梁王家

印數賊入山西平陽界中是年先大人分守河東散金募
士得紀綱之卒三千親帥以戰未幾擒紫金梁于萬泉斬
王家印于曲沃餘黨或降或散或復入秦河東所屬州縣
無一被其害者嗚呼先大人一道副使耳兵士蒲營數千
人耳訓諫鼓舞二年之中斬賊萬級擒賊數魁疆場保全
矧膺制府重任受推轂大典節轄四千餘里麾統十萬貔
貅猛將如雲幕僚如雨不能展一籌策滅一渠首而安淨
地方惟以大司農金錢市已恩行私賄愚民囿于術中贖
御受其重賂譽言日至天子卽欲知賊多寡州縣存沒安
可得也而有識之士有來來往往洪制臺之譏伊雖聞之

而不恤亦不改也甲戌乙亥歲復不稔賊更繁衍以數十萬計而疇之故智牢不可破丁丑幸以雁門孫傳庭撫秦孫生長邊陲以武傳家多識方略黃山之役孫先令終南各邑鄉兵謹守諸要害復躬擐甲胄身先士卒與賊力戰遂大敗之臨潼壯士孫守法生擒闖王闖王時爲諸賊總帥如逆賊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李過等數十頭領皆其部曲悉棄馬竄終南山中日伏夜行招合散亡而奔西番之域自賊起以來未有如此陣之挫衄者可謂大捷惜乎孫以北人寡援孤立又不善事左右功遂盡歸承疇人人扼腕無不有王龍驤之恨也此一時也賊經大創雖實繁

有徒皆畏官軍若樞臣勝算責程諸撫令堅守封域清野
入保嚴兵于險阻勅總督居中調度發縱指使出奇策應
賊東則令東方以角其前西方以犄其後奇兵以攻其不
備賊西則令西角東犄而中攻如此賊出不得掠且腹背
受敵退無所據而邀截是懼不數年賊皆授首此失策于
剿絕不務盡而縱敵遺患者也且廷臣忸于一勝視爲疥
癬而復事遼左矣雖疇之如遼不足爲關中輕重可惜從
行將佐如曹變蛟張全昌及王尤諸虎臣亦隨而東三秦
所留不過有數將軍而已是冬孫亦入都屬吏矣戊寅以
陳啓愉總制關西任事未朞謝病而去逆賊復從南山入

河南河南居士中從來兵士單弱兼以自成百戰餘賊又有叛將內應遂陷洛陽殺福王賊旣納叛卒數千兵聲復振時雖寸磔巡撫車裂總兵則何益矣朝廷西顧增憂命丁啓睿督雍豫荆梁諸軍一戰而喪其旌節再戰而全軍散亡自此河以南土賊蜂起據州跨邑者不記其數張獻忠羅汝才等亦入楚穀城山中衆多乏糧詐言乞降撫按上聞天子命輔臣楊嗣昌督雍豫荆梁楊克諸軍事昌鶴子也不能幹父之蠱又蹈父覆轍不察賊誠僞乃受其請撫于西楚上流轉粟相餉明年獻忠陷襄陽殺襄王所過殘滅昌自知墮在賊術縊于邸舍庚辰以蜀人傅從龍督

諸州軍傳自間道至南陽戰敗而死辛巳擢秦撫汪喬年代之秋戰于河南逆將賀人龍不受節制兵敗于邾死之帳卒排牆掩瘞而逃自成遂陷南陽汝寧諸郡冬釋孫傳庭罪起復爲帥以墨衰督入州兵馬召對平臺密諭令誅賀人龍明年春孫直走大梁入關中自成獻忠聞而憚之相與連合以襄陽給自成而自據荆岳諸郡羅汝才據承天欲誘殺自成來降事洩反爲自成所屠而並有其衆故兵益強五月誅人龍傳首京師龍一軍無敢譁者自是驕惰之卒始警懼而勇于公戰乃申令三軍訓告諸將又調集各土司方欲合兵大閱蒐乘簡士振銳作氣養之期月

爲大舉之計一戰成功而朝廷屢下進兵之嚴旨不得已
于八月初旬出師中旬至邾訪得汪尸其面如生以禮含
殮奠祭差官護送西安越翼日合戰自成大敗而南其步
賊全營覆沒我兵深入兼以陰霆後軍不繼亦敗中軍高
杰直貫賊陣破其子營從商於全軍而歸自成大驚始畏
秦兵矣孫駐洛陽收較卒伍莊浪魯土司兵惟餘千人以
苦戰多陣亡也九月孫入關中斬不用命副將四人諸軍
股栗思奮當事者忌之癸未以馮師孔撫秦俾掣其肘焉
更不發帑藏凡軍需悉令孫曲辦嗚呼大將職專征伐至
于糧餉則有司存今一概責之人能有幾精力哉况庚辰

辛巳秦及燕魯晉吳揚豫大飢斗粟三千人民相食奇荒
之後百姓死亡殆盡卽有餘子遺僅足自贍且凋瘵未復
正供猶不能給矧忍額外催科乎無米之炊雖聖人亦有
所不能况巧婦耶最有難者纔收鋒銳旣喪之散卒不能
足食以充枵腹旣乏椎牛豢養之餘恩終難施鞭七貫三
之嚴令徒以忠義勸告士卒雖知感激氣尙未復倘再假
歲月教養始可超距知方而臺省皆懵懂鯁生一疏再疏
言其糜餉馮師孔逢迎權要事事相逼惟江南總督史可
法聞報致書大家宰李箕谷云秦兵係天下安危客秋一
敗人心震動今日豈可再爾輕擲萬一戰復不利國家事

尙忍言哉况王者之師以全取勝乞令秦兵緩出使江西
江南諸兵料理成局然後東西齊舉庶可萬全先生不妨
以此意達之天聽李並書陳奏天子大怒以謂爲孫遊說
差臺臣蘇京以勅書嚴催七月下旬秋兩如注孫不得已
冒雨啓行師孔送之潼關孫語孔曰此行不得天時戰恐
不利我欲留重兵此處以爲應援不然兵退無有接濟卽
守亦難孔云公旣能戰我豈不能守耶乃令空國而出嗚
呼孔固可恨孫亦不學無術旣不能將在外不受君命又
不能改弦易轍而再出嶠函使逆賊知其所備何也中秋
予侍先大人坐令策今番兵所當出之地予對曰逆賊素

無博識遠見我兵屢出河南以謂非河南無用武之地且
伊據襄鄧再無他徑可入故專力于邾鄆待我耳今當少
發精兵間以老弱出函谷聲言下河南賊謂又蹈前轍必
喜而以全軍迎我我乃率健卒潛度武關出其不意直攻
襄樊潰其心腹賊聞自救使下河南精兵攝其後賊亦不
敢兼行赴援逗留之際我已破襄樊傾巢穴逆賊進退失
據可一鼓而滅自成旣滅張獻忠聞之落膽乘破竹之勢
將得勝之兵獻忠若不降則馘耳此一奇也先大人首肯
者久之是日聞報捷我兵過洛陽賊屯精銳于寶豐孫親
督甲士圍之逆賊率死士萬人來救我兵與戰盡殲焉自

成僅以身免寶豐自辰刻起攻日中卽下賊無一人得脫者軍威大振賊悉喪魄各部曲首領多密遣心腹送款欲歸降矣此時若糧運不缺兵得宿飽蕩平可指揮而奏何意以無才無識尸行肉走之秦所式巡撫河南駐節河北不能南向而發一粟可惜麾下謀士程大洙劉訥生中州大俠慷慨請纓式皆抑而不用乃陳轉輸之法謂河南被賊人不得耕常苦乏食河北畏賊怯于南行洙等願率河南萬人來運每運米一石至軍中給脚力五斗且使飢民因此得食一舉兩得莫此爲尤可恨式駑駘下愚不達大體止勒給脚力三斗又曠期不遣河南人以其失信一運

之後再不來矣更值久雨河上粟積如山竟不能致河而南無如之何復調河北人負輸程劉復諫恐賊于汜水截糧若得五百兵護之則前行無阻直運軍前矣式曰我止督運卽有劫奪于我何與糧至滎陽果爲賊所焚掠運夫皆死從此以後我軍十二日不粒食矣有新附土賊李際遇武綱請分兵赴本寨就糧孫心知非計未及部分而逆將白光恩先帥兵脫巾庚癸而去各營遂相從而散孫亦退至關上方收散卒爲守禦計自成取捷徑從宜陽山中追至孫復帥飢卒力戰一日而死若當時留重兵在何至失其關隘使逆賊長驅至陝西會城下哉時十月初九日

攻西安十一日大逆張國紳鞏熿罪弁王根子私降同開
東門延賊而入清軍副使黃公世清同知簡公仁瑞長安
令吳公從義死之馮師孔遁回原籍未幾自成侵延綏郡
縣望風款附至榆林城下武縉紳王張李杜諸君帥子弟
及家將同官兵殺賊數萬逆賊日毆鄉民攻城七晝夜方
陷士民奮激猶巷戰三日自成忿怒遂屠其城賊西取慶
陽守道段公守備李公同心誓衆堅守旬日惜城中無井
取水城下賊斷其汲道城遂陷段公自焚其妻子同李公
苦戰城中殺賊數千人力盡皆死之嗚呼若鎮府皆然逆
賊雖得陝西兵亦盡于三邊及諸郡矣其如寧夏河西臨

鞏平鳳諸處賊不發一矢而皆降惟西寧土司祁廷諫之子興周欲連西夷以守湟中賊覺而執廷諫興周入虜中不敢出逆人回回降賊乘機殺掠甚慘臘日祭家廟畢先大人呼予兄弟相謀曰我初欲西連故部將祁李諸族固河西以圖三秦矣李賊已陷五涼收拾則難今當急入河東駐蒲坂號招我舊部曲堅守山西再作後舉因爲詩入千子弟今還在百二山河尙可全慷慨流涕予兄弟亦悲不自勝謀定藏家累于三水決意潛出大慶而賊臣張鞏教賊盡執關中縉紳有名望者殺之以絕後患十二月十五日賊遣邏騎至十六日執先大人入西安囚于秦府東

華門內十七日使人說降百端不從十八日擁至故秦王承運殿中令先大人書金帛助餉先大人擲筆擊自成中面大罵不絕口逆賊怒支解之明年逆賊率黨犯王畿三月聞京師陷先帝賓天天下事真不忍言矣四月傳吳平西合清兵大破逆賊于山海自成焚宮殿擄子女金帛遁還陝西乙酉春清兵入秦逆賊從嶢關走楚中清追將及聞其黨有奔湖南者有竄入竹房者自成以數百騎走江西因散兵求食爲鄉民所殺又聞癸未之冬張獻忠從夷陵入蜀丙戌清兵取四川亦滅之按諸賊始末養于楊家父子縱于洪承疇如丁如傅有同兒戲斯亦不屑責也已

可惜汪君公忠清正爲當時第一人若使位冢宰足以甄別流品抑止徼倖爲御史大夫足以持綱振紀彈壓百僚實不難正君定國令天下仰其丰采而用違其才使之卽戎持鈞衡者真有餘責而汪君効死疆場馬革裹尸于今猶有餘痛焉至于孫之再戰于襄邲也後世止知責其失于駕馭致諸將不和似也不知秦所式節鉞重臣徒有七尺之軀腹無一寸之腸壽張河北不能致一粒于軍前雖孫吳復出終難策旬日不食之餓卒敵必死之窮寇矧下焉者乎故未交鋒而兵已就食之四方矣自此一敗天下遂不可爲人知亡天下者由于孫傳庭不知所以亡之者

實因秦所式也然孫傳庭惡得無罪至于秦所式之罪真有不容于死者

頑石氏曰吾讀黃帝兵法深有感于制事之不可後機也夫熒熒涓涓之不已以至炎炎成河此必然之勢聖人豫知故先機而發不俟終日者誠有見于防微杜漸之不容緩耳至于後世皆忽其微漸釀成無如之何之禍束手啜泣嗟何及哉是以國家將亡恆視草竊爲濫觴爲兩甲不知拔本塞源以致荼毒生靈困窮四海國亦露根如癰疽在身不知醫療使浸淫潰蝕氣血俱傷大命以傾漢之張角唐之黃巢厥鑒不遠有國者不可不徵于斯

義田記

襄郡之西二十里有寺相傳以來不知其幾千年也名以萬壽者元也名以華嚴者宋也名以重興重慶者晉唐也東漢名爲寶嚴昭烈賜名雲居其義田三百畝乃臥龍先生所躬耕也先生從昭烈入蜀施之刹中親書于磨崖上壯繆鎮襄成先生之美田賦不稅晉代漢統亦因其例至于有唐宋元之國皆如漢家故事是以後世之人聞先生之風不忍墮廢猶襄人之視叔子碑也國朝開濟止勅更寺名廣德而賦稅亦罔征收成化間襄王以寺田建塋猶計畝相易蓋不敢湮滅故義國末盜起僧人逃散黠吏

編地入賦板而稅焉潘大中丞仕元馬直指兆奎陸太守
登甲之蒞茲土也諸僧鳴其不平三公削去板籍仍如漢
末以來之典所以復成先生之美于萬世下也辛卯予遊
楚客襄旅于千佛菴與僧論往事故記頑石氏曰先生創
始于前三公紹成于後先生得三公而復傳其美三公得
先生而名與美傳先生之美可以爲三公之美三公之美
又卽先生之美也壽之石上可爲千古創繼佳話

遊平涼諸刹記

丙午二月朔予至平涼次日卽遊常樂寺明常樂王府也
高堂崇榭阿閣長廊殆非人世而碧瓦朱楹畫棟雕桷輝

耀滿目東至數武爲苑學亦改爲寺矣望後登空同山坪
佛區二十有餘所凡幽深奇觀之處悉建精舍其易廟爲
刹者又不可勝數而宏麗不減下方皆韓藩之所建也予
信宿而歸明日遊東郊延恩寺登浮屠望城中沼平諸刹
如林卽一街一巷無不有菴院俱韓香火地嗚呼此明之
所以亡也按涼爲古朝那隗囂稱爲高平第一隘是最要
害地嬴非子養馬于斯又作芻牧場高皇帝以封其子使
作藩屏者也王旣不能宣上德意恤茲窮黎再不能敷揚
文教甄陶愚氓乃作無益害有益棄先聖之鴻訓事虛無
之鬼教是以逆賊發難郊郭蹂躪天災流行餓殍載道以

至賊鋒西指卒成亡國喪身之禍或曰僧不過假教乞食
之人耳烏能亡人之國哉不知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五
常四維以持之四民安業以固之晉尙清談以盡職爲俗
吏致力爲俗人下民尤而效之世道風靡釀成陸沉之害
今崇尙佛教敗五常弛四維更甚清談且人不知倫理則
犯上之心起不知禮義則惡逆之念生夫如是而不亂者
未之有也於陵仲子齊士之臣臂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可成高尚威后猶以謂率天下之人而爲無用法在
必誅以仲子獨善潔身尙不免聖明之誅今僧之所爲無
所不至旣不能誅又從而尙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故

化人而無父無君誨人而犯上惡逆所以一夫揭竿四海
瓦解易曰有由來者漸此之謂也

烟記

乙酉孟春清入關中其秋予赴西安清將陳伯通故遼左
衣冠子弟也因話及烟乃云始于高麗其說甚誕謂有夫
婦伉儷最篤夫卒婦慟不已寢食俱廢一夕夢其夫與語
我大命已盡情雖難禁哭泣何益墓上有草葉同茹葉而
長大秋深刈之切爲細縷以筒相盛吸之以火可以已思
婦明往視果符所夢依法用之覺一時眩暈迷惑忽忘所
念用之既久舊情頓止名之曰感跋鬼猶華言相思草以

因所思而得之也國人好事者傳種漸廣清人滅高麗高麗人逃入中國之福建者帶種教泉州人種製貨于江北崇禎癸酉甲戌之際流賊猖狂征討軍士間有用者彼時禁嚴賣與用者皆斬明末紀綱懈弛法制禁令有司多不奉行遂成交易焉明亡用者漸多至于男女貴賤皆然商賈牟大利而斤直金盈兩甲申乙酉之後晉人流寓閩者得其種製之法歸而教其曲沃人嗣而傳其法于秦富平人先種焉今所在種製人言但味不及閩之佳而多暈焉故烟之興起于高麗而中國則始于福建耳

書牘

寄孫豹人

不得見者十有八年浮生急景宛如春夢先大人殺身成
仁而豹人爲之曹丘復徵我同志鉅公董筆傳表節概眞
加肉腐齒施華枯株者也執詠反覆觸言流涕感歎互集
悲喜交至又昔手教勗夏努力功名何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也君才十倍于我猶逃名湖海夏每念及眞昔慚伯
夷今媿叔發矣年來須髮已華老冉冉將至何日得悠然
南來縱不能如少伯鼓棹烟波當追步豹人嘯傲終身耳
臨楮不勝悒悒

與王覺斯

聞先生名久矣維昔侍先大人左右常出文字雖尺幅片
牘已髣髴數毛片甲而小子不過管中之窺也再聞之御
宿丈人曰中原文獻一人而已今衡禮樂而秉筆削天下
之士莫不擁帚先驅者皆有善善惡惡之心望走于董狐
之筆耳先大人致身成仁在人子所難忍言謹陳行狀祈
公退之餘表傳行事倘得托千里皆先生所賜也先大人
末年有言詩集已請序文苑矣但時艱道遠未卽致之屬
草倘定更一揮見擲太仲得玄晏而名騰不少也臨楮北
望無淚可揮紙筴臨池時不吝如椽片片白雲當從楮上
飛來惠我小子何啻十襲

寄孫豹人

西歲周旋時令人氣吞胡羯後去者去死者死而懷鳥獸
之心者又不可勝數也今而後不敢相天下士矣魯仲連
豈東海匹夫關壯穆真人也吾鄉一無可語豹人又優
遊江湖每思同舟猶然一場春夢不無痛恨于王夷甫諸
人耳區區之心紙覺有盡

與李天生

前日惠顧復辱多儀我何以堪之至于把臂道故如同疇
昔高論霏霏聽而忘寐何意歲寒之日重晤我歲寒之戚
友但迫歲除不得久留爲恨耳更媿雞黍乏供有失主人

之禮故人知我自不在一節之効也俚句錄呈不慚小巫
敢請大教乞毋吝筆削惠我實多若直以爲詩真不值一
噓耳

與天生

從別以來屢值不幸幾無有生之趣凡百茫昧如何如何
家刻數種呈覽倘不吝筆削自足千古然春秋不過魯史
耳一經孔定便列六經矣再乞得一序三都紙貴洛陽者
玄晏之序之重也天生能無留意焉亡女行狀附聞大筆
一爲立傳則小女死且不朽天生知我必不以我爲馮婦
也

畜天生

昔者在東有枉車騎兼惠序傳焚灌啓函捧讀數四旣悲復感再聞先生有兒女之戚然骨肉關情賢者不免矧我輩乎雖然天地萬物旅舍以身閱世則身爲過客以神赴形則神又過客而悽惋不已不亦過客而悲過客耶天生能達觀者故敢爲宋人之說

跋

書覺斯手札後

此先生與先大人手書也爾時先生在館先大人在臺兩人以文墨相交情好甚篤其往來簡札甚多癸甲之變逆

賊掠吾家產物蕩然昨于故笥中檢得二紙筆筆從聖教
出真傳逸少之神遂裝表成冊使後之人覩此不可以少
而少之

敬讀兩疏後

是刊爲先大人侍御之撫雲奏議先大人兩任西臺建議
侃侃不避禍害值魏璫竊國柄日竟以言見斥撫雲半載
輸心邊疆條奏殆遍復值魏監掣肘以不得其志而歸兩
地所言不下數百餘疏因罵賊遇害家被劫掠文字散落
不肖于故笥敗楮中檢搜補輯僅得十之一二至于方略
二書止存其目而隻字烏有矣嗚呼先大人立朝三十餘

年之苦心忠君愛民之赤膽若故國鐘虞不移載在天府
可以不梓今日者不可以不梓謹付之梓者雖寥寥如晨
星然天下後世視此知先大人不忍欺君之念可昭回雲
漢矣

敬讀逆旅集後

先大人自布衣至從政至歸休未嘗一日手釋卷而不操
觚也爲弟子員則有窗稿侍御諫則有草彈則有簡守蒲
坂著有河東軍令乘城要法鎮雲中則有籌邊數議捐賑
諸疏至于林下唱和吟咏而爲詩歌載事紀物而爲譜序
喪祭輓誄往來書牘傳誦人間洋洋盈耳若夫奏議藏之

中書者已物換星移不可復存而付之梓者不過敗笥中
焚毀之餘詩文彙集成帙者又遭時亂家破蕩散無留嗚
呼先大人殺身成仁烈匹張顏不肖夏以貧微之故不能
顯揚芳聲俾忠魂沉淪再不能傳播遺文流行世宙罔極
終天萬死何贖今敬簡斷殘僅獲十之二三遂同摩磨友
孫豹人編輯次第讀較差訛慙付梨棗恐並此而失之卽
鱗角鳳毛亦無由窺其一斑爾

序

佩萱小草序

天地有自然之音風水分之而成響萬籟鳴之而成韻人

發之爲聲咏所以巷里之歌謠同于廟堂之雅頌故騷人
辭客之連章累牘反不若白叟黃童之含哺擊壤者雕楮
之巧自遜生成之妙也姬子淑夜幼常攻詩長能操觚與
予唱和而成篇什者輕描淡寫自是風來水上不惟清濁
按音其格調高朗古雅辭義溫厚和平直肖其爲人有李
唐餘風覺清照之詞怨淑真之調悲乃得天地自然之音
者詩有別才予于淑夜益信之矣可惜遺落無幾今春偶
至故閨見几上古今女範彤管遺編諸書下有一帙檢視
乃淑夜昔年詩藁也自題其標曰佩萱小草律絕共二十
二首予細閱數闋撫卷而歎曰疇昔之唱酌而當面失之

者以謂壁碎金銷不復可觀今忽得此恍如與予同坐園中啜茗賡和時矣又恐一旦惆悵延津縱刻舟求之何由可致哉遂次第甲乙較讐豕魚爰付之梓云

分甲親親約序

天下時有常變則勢有分合所謂經之不足權以濟之亦有勢不敢不然而權又不我操真以必不得已之心遇無可奈何之事惟付之仰屋竊歎而已我焦氏分姓炎帝世居晉地自始祖得林公之遷焦穫之東鄙也蓋不知幾百年矣我曾祖肇啓厥基我諸祖用昌厥家我兩考更大其閭門丕顯我前人垂裕我後昆旻天不弔大降喪亂兩考

盡忠于王家有清旣從于祀又表其里曰大忠皆我祖考
之媿行懿範我後人當世世遵守永永勿替也歲在戊戌
有清以海內數歷兵荒戶口凋殘命司農檢較天下均里
並甲令下有司而不舉行者罪之使趨變法之令同徙木
之科惴惴小人于何敢違我邑計籍三十里而糧則二萬
七千石絕長補短里糧必九百爲準裒多益寡甲糧必九
十爲平強者不敢多弱者不得少我戶糧一之則有餘二
之則不足邑大夫易近我情平準我戶而二之各益以小
戶居東者爲七甲命其戶曰和鼎以兩考有燮理之望居
西者爲八甲命其戶曰永芳以兩考同赴國難留芳悠久

而共其里則大忠也嗚呼我一門同井臼共啓處自祖若
孫已七世矣今分而爲二人隨糧分家從甲拆一家人分
崩離析此東彼西真不堪爲情者迫于時變勢不敢以圖
存豈闕牆相隙自成其參商者哉雖然異姓有香火之誼
則日近日親骨肉不炊箸之共則日遠日疎人情然也我
族烏可蹈之總糧可分而情不可分甲可七入而心不可
二三也從此以往賦役不得而共之矣若祖考貽謀垂訓
凡百遺規悉宜依舊恪遵孝弟友愛之道世世不可墮廢
而一心一德又在不言之表况四海皆可爲兄弟鄉鄰亦
有相助相扶持之義矧九族未遠五服未盡本支同氣者

乎倘或心逐勢變情從甲分我祖宗在天之靈必不佑矣
茲因分甲分糧合族畢集拭淚搦管聊序數言以弁籍首
使後世子孫知今日之舉蓋時出乎萬難獲已而勢不敢
不分付之于無可柰何而已

伯周小像題辭

自少伯少子不得入楚中男遂死于郢市其長男愛弟豈
不若千金哉然才疎識薄不足以濟耳太史公續此一事
于越既平吳之後思深哉其言乎伯周生于我兩先大人
仕宦方隆之日策堅刺肥凡人坐此則養成膏粱驕惰之
態罔辯菽麥不識鹿馬以遇陵谷遷移委靡闕茸莫能自

振者指不勝屈而伯周暢曉世情錙銖千金其之才之識
足以相副至于排人不敢排之難解人不能解之紛如衡
度于輕重短長各適其中使人解仇交歡心服而去非大
過人之才之識胡能如是方之膏梁兒不相徑庭哉以伯
周持平里社之才之識若使當大任吾知其亦如宰此肉
何意棟摧梁折奄忽長逝今覩遺像雖不盈尺而昔年倜
儻偉岸之狀風流蘊藉之容儼然若存有工師畫宮于堵
而理具之妙何必頰上三毛然後增奇也因題數語爲識
並以告夫世之皮相之徒不可以一端責天下之士

傳

明玄貞處士大雅焦伯子傳

伯子先中丞之冢嗣夏之長兄也生而清穎長而古秀弱冠卽具成人之器而膽識奇拔多有獨見猶及中丞之簪筆柱下也克儉于家不自滿假至于書疏章奏亦與參決焉天啓中逆璫放恣中丞掛冠歸同諸君子遊伯子亦從與俱往往奇思驚句嗟賞諸君子時遂有翩翩之稱也好兵法善騎射雖力不搏戟而雄恣傑出初崇禎流賊始發難南掠涇原慷慨志欲請纓扼于世法未能也從中丞出守河東賊已蔓衍攻城屠邑所過殘滅朝秦暮晉二地受禍此一時也樽俎之所籌畫億則屢中嗣是王家印就擒

紫金梁授首自河以東山以西百姓不至魚肉者伯子借
箸之力多哉又啓中丞我邑浮華不度恆起弋人之慕是
虛名受實禍者也邑東堡基二水帶環四面絕勝圖避兵
善地城之可以百全一鄉中丞首肯使得設版築焉伯子
歸而謀諸鄉鄉人弗之遵也咨之友友弗之信也卽叔伯
弟兄之間僉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伯子決意任之勞怨弗
恤也城南立而寇至堞方畢而寇橫鄉友人人莫不愧感
且心服伯子之獨見而欲家戶戶祝之又姓嬾喜施潛心
方外術從癩仙馬真一遊悠然遺世自號王刁山人每遇
窮途子未嘗不解衣值桑林人未嘗不推食平居無鮮衣

豐食淡如也恆以禮爲己任黨塾有冠昏喪祭事躬自往
贊衣冠儀物必如式而後已主人少有齟齬卽怒爭之是
凡有事于吉凶者輒取正焉中丞每歎以謂五禮之用我
不如雅之閒也博學強記多所異聞尤嗜古有持商周秦
漢間物來者其或力不能致必抱臥信宿而遣之意猶快
快也癸未之冬逆賊陷三輔餘黨散索諸塢或有啖以牛
馬或有悅以金帛伯子俾無應彼終無加于我也居人不
敢信伯子坐據城闐大呼罵賊傍侍悉無人色率鼻伯子
歸嗚呼有凌傲呵叱終不敢言者有一日百拜亦無益于
生者伯子其了了胷中者也未幾中丞罵賊死伯子求尸

不得大罵賊卿賊卿左右恐之伯子瞋目怒語曰使得見
父當含笑遊地下大雅關西男子豈偷生者哉旣而獲尸
負歸殮葬盡禮不以顛沛失節也時共夏語切齒流涕父
死之謂何彼夫差者何人哉我能去子能報然世已汙矣
不可居矣逆賊據此不可共戴履矣攜妻孥入太華山中
賊破歸家卒成以暴易暴之世抑鬱自憤因而成疾一日
呼夏而告之曰疇昔之夜我夢不吉將不及熟矣子好自
持門戶乃自爲象贊天天其色申申其容追金琢玉道骨
仙風遂自處分棺衾含殮之儀踰月而卒年四十有六字
大雅名之雅善書法草書白雲飄渺有超脫風塵之姿正

書古而不今人莫之識詩文清奇自名求仁齋集惜時亂
無存帙未行于世耳

頑石氏曰伯子以冲素之質磊落之才處輕肥之地謙謙
有容當盤錯之際矯矯不回觀其求志如此若使在官必
能死職書登逸品文絕沿襲冥心世務遊神玄津可謂雞
羣野鶴一時之特也但中壺妒悍永乏血胤世以此惜之
至于其他吾無閒然

俠女傳

俠女申氏豸吏之苗裔申族之正派也申爲穫中右族族
多富人富人非白民銷姓則螺贏負之是故真申氏皆孤

貧而氏之所以爲氏者不以是年及笄移天于中表之子
子家故業杜康且庸奴氏庸奴之無何夫死再適予家爲
先大人側室性婉慧能盡妾婦之道善候人意凡主人有
忿戾之色曲意解釋俾無暴發先大人以是憐之是時先
大人年衰齒敝氏親操井炊其饗殮務悉甘脆可口至于
夙夜啓處有方先大人數年康健愈昔予兄弟莫不德之
癸未逆賊覆秦排牆兆見避家累于豳欲圖義舉後事敗
而先大人遇害氏聞之欲投崖者幾人以禮勸喻氏更日
夜哭泣恆不絕聲後歲有清滅賊予兄弟正方有事于四
方且氏之子又殤俾令他適氏初意甚堅引豫讓爲解予

謂世亂多故少年難于獨立乃復適清裨將陳伯通爲繼
室通故儒生而性長者氏常勸戒止殺深合通意通甚敬
焉是歲秋下令剃髮人有遠避者多以嚴中法氏復亟諫
寬網三面得活數百千人嗣而先大人太祥氏素衣赴廟
哀痛悲切慟動左右可謂不忘本矣今有讀書執禮食人
之食而忘人之情者比比况已故之主耶惜年未及世而
卒臨終語通不得用胡禮必葬我三原之野然知首丘之
義矣

頑石氏曰昔紅拂物色衛公于塵埃私奔相從佐靖立勳
成爲美談伊尹之于夏商彼此五就卒創弔伐之事蓋雋

士奇女亦未始悉可以世法繩也若氏者可謂女中奇特而古之義俠者乎

銘

度銘

有物無則爾維度之方寸越制枉尺及尋毋或短長毋或長短用弘告爾

量銘

嘉量嘉量出入維均若或不均維爾之羞非維自伊貽穀之戚

衡銘

歲寒集銘

四十六 關中叢書

物不得平乃立爾衡審輕審重維權之權執持不二人則
無競戒之戒之毋作神奸

贊

金星硯贊

吳土之靈龍尾之精黝黝玄質煌煌寒星規磨卽墨漸染
管城靜者旣壽萬歲千齡

墨贊

幽幽清質澱澱玄玉寒螺良黛金壺寶汁昔重廷珪今稱
方氏殘丸寸圭聲馳四夷

筆贊

終南美箭中山良毳勁若霜風穎同利錐入法六書匪君
誰製上下古今匪君誰記

紙贊

蔡侯妙旨洪度探微瑩于白璧滑于凝脂功牟簡策名重
側理河洛圖書維是攸寄

雜文

路史

丙戌之春予以曾參殺人幾以李代桃幸脫難歸家伯兄
不祿騫悸亡魂之餘復值此手足大變心已裂而腸又斷
嗟乎予童柏樨松之身尙未經歷于嚴霜寒雪寧堪數摧

殘于烈風凍雨乎真以不得已之心處無可奈何之時付之以無可奈何而已昔髫年雖從先大人宦遊韓魏燕趙之墟覽五帝遺跡觀歷代戰場渡易水而壯荆軻過井陘而奇左車至代谷遊李牧廟壁上陣圖猶在于今每飯未嘗不思在雁門間也登雲中署臺望長城于咫尺自七雄時已患匈奴秦及燕趙各築長城何獨歸罪于秦乎固王者守在四夷三王以降德化不及築城相拒此亦萬世之利也後年年修築費支不貲卒不報完秦皇可輕議乎哉傳出介休古綿上也按推姓王名光諡介文公賞亡不及與母偕隱後焚山索之乃抱樹而死相傳此日不用火食

遂爲禁烟之始沿襲于羯石勒弛禁卽有冰雹之異徐光
謂推乃趙鄉之神總不得令天下同而介山左右晉文之
所封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其下定議韋諛以謂推固
忠賢令行綿上則可行之天下則不通矣勒復禁如初此
諛之特見也迨至隋唐其禁甚嚴路史曰不然自燧人取
火于木四時用木不同蓋重火政所以節宣五氣抑揚剛
柔也春用榆柳色青以象木夏用杏棗色赤以象火夏季
用桑柘色黃以象土秋用槐檀色白以象金冬用柞櫨色
玄以象水所謂鑽燧改火者是也三季之火禁不嚴獨在
春季者此後乃蒼龍大火司令漸入于夏則乘旺矣一則

禁以抑之一卽此以核三時也又讀後漢書周舉爲并州
刺史以民中冬寒食多生疾病乃作書弔子推云盛寒去
火殘傷人命非賢者意則推死不在仲春可證也過國士
橋歎古人知有君臣不知有性命刀鑊在前其甘如飴人
臣當鍾移鼎遷之際有昔南面而征之者今北面而事之
甚至賣主求售爲自全之策者比比卽力盡勢窮背城一
戰而死恥食周粟甘餓殍于山阿皆其所難今讓以必不
可爲之時痛智氏無子遺可輔決意誅仇報知己雖三刺
三敗後請衣踊刺予直謂己神誅之矣然智伯以無厭之
心求地結三家之怨至身危國亡不過貪暴主耳何以食

國士之報乎亦讓者德有餘而才不足耶當未事之先胡
不置主于不危方事之時當勝算于帷幄乃使國社瓜分
主頭漆爲飲器而後殺身報之非德有餘而才不足乎路
史曰噫三仁之才與德相兼卒不能救宗國之亡用與不
用耳然臣之事君道行則進不可則去讓旣知不可則當
遠去何爲戀戀于爵祿之間也蓋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
事不可諫而諫諫之則怒怒之則有逢干之誅使人主有
殺諫臣之名過則歸主名則歸己讓弗忍也原其初心純
一不二故告友曰改節事人吾豈不能吾之所爲正媿後
世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心乎慕矣斯人而已居蒲坂望

首陽羨古人之留芳也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叔達灤人也隱于首陽按首陽有五以謂在遼西者許慎也以謂在偃師者劉延之也以謂在蒲坂者馬融也以謂在岐西者莊周也惟曹大家以謂在隴西再考鞏志郡人楊司農恩辯之甚悉謂在隴西無疑昔伯夷避紂就養西伯文王在雍不在冀一證也隴之首陽產薇蒲之首陽不產薇二證也其歌曰登彼西山明在周之西也周都鎬京蒲在成都之東山又在蒲之南何以稱西三證也首陽名義爲居諸山之首陽光先被之耳雍居西北乃九州之首隴又雍之西北古有首陽邑塚今有首陽驛四證也總

之或在隴西或在蒲東或在岐與遼偃皆可也何必深辯
以謂此是彼非哉嗚呼首陽之在宇中不過一丘陵耳豈
五岳四鎮之峻極也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人方爭之乃知附尾千里人不可以無託也甚矣人不可
遺臭若名勝母曾子爲之回車莽操之墟人又掩鼻而過
之矣若夫北岳不及崧嵩五臺較勝王屋終南曠蕩太行
逶迤汾水簫鼓惟有年年秋雁淇澳之竹菁菁猶存古意
溱洧誰能濟人以輿桑落徒歎尼父之厄隋堤楊柳寂寞
銅雀蒼鼠竄古瓦耳至于湯陰忠魂太丘德星漆園之蝶
北邙之墓古聖先哲之鄉垂芳遺愛之地與夫幽岑絕巘

洪波巨流儘足會心都不詳記且以郵程促迫不得領略亦不知領略也故大江以北長城以南車塵馬足幾徧眞如夢夢矣太白云天地萬物逆旅光陰百代過客予何妨爲一瞬之過客舍半粟之逆旅遨遊宇內玩弄日月乎遂作裝而之楚遊是辛卯季冬也甲午昧爽爰方啓行東三十里至櫟陽項王封秦降將欣于此漢興改名萬年今故跡微存而人民盡已非矣又東自漆沮入渭處渡乙未入華州瞻萊公坊不無夷甫之恨戎馬南侵諸臣唱議遷都公決策幸瀘致契丹恐懼請盟大延宋祚眞社稷臣也後孤注之譖浸行雷州之命旋下是宋之君臣反不如一武

人高瓊也公卒于雷樞還經公安土人哀慕哭送至挑紙
之竹盡生天何祐其死不祐其生鑒其哀不鑒其譖茫茫
彼蒼不可測耳南去少華一舍昔有王刁二人仙去又名
王刁其洞猶存此日昏霾更甚卽欲飽飡嵐光亦不得矣
丙申走華州遵少華而東山麓林木無際有寒山萬木之
致旭日初生峯頭爽氣襲人如在畫圖中行飄飄似欲霞
舉不止娛目而已過希夷墜驢處陳橋之變乃五代積習
故智何關方外人意爲軒然一至此乎經華陀墓考陀爲
譙人死于鄴墓何以在此按縣志乃扁鵲墓土人相傳之
訛也昔秦太醫令李謚忌鵲之技刺之葬此近代立碑亦

不考其詳何也中途忽聞扶水之變將信將疑再至數里始知果爲綠林所乘殺人數十百中多商賈間有土人家在孔邇者往往負尸而歸滿目傷心慘不可言雖山色水聲如故驚心對之惟愁悶而已暮宿王玉質之手蓉閣閱諸名公墨蹟閣南天外三峯近在几案遂暢飲劇談夜半方寢丁酉蚤發手蓉閣二十里謁四知墓又二十里則出潼關矣河水流其北大陵屏其南巍巍金城天然之險也昔六國聯雞攻秦勢吞百二及秦師一出各皆散走是人

和反不如地利耳唐之玄宗蠱惑于妃子使祿山盜弄太阿哥舒翰以二十萬之衆不能守丸泥可封之地此唐德

之衰非戰之罪也吳子不在險之言亶其然乎數日瞻晤者太華少華神交者萊公伯起也是夜宿于野店流水孤村亦覺有致豪吏呼村人夜去嗟嗟催科之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戊戌雨雪山巒傾刻堆瓊過黃帝鑄鼎原鑄鼎之事不見于史策而諸說紛紛此好事者爲之也已亥過靈寶卽桃林之野拜關龍逢墓庚子至陝古號也周召分治于此宿張茅山中久陰忽霽萬壑明潔但人家蕭條荆棘滿目憶廿年前從先人遊時覺滄桑大變可嗟也辛丑過石壕並熊耳山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山海經其上多漆其下多棕者是也兩峯如堆高不百仞巖下古

刹名空相達摩葬履處林木稠雜殿舍崔嵬昔有僧五百
今三人而已癸卯涉洛終風且暴途遇惡少年同人大爲
所辱予以詭言解之兼以風景索然沽酒闋飲惟求一醉
甲午蚤發一望村落繁密卽之惟頽垣敗壁靡有了遺昔
中州稱天地腹三十年前城門不閉商旅野宿今行道中
日不見一人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日北風轉急行未一
舍而止于辛店四野人民畢集成市貿易諸物爲新歲計
也日中獨步出村乾隅有康節先生祠碣載卽安樂窩也
其間有先生苗裔國朝歷庶常吉士今無聞焉祠外南山
前峙龍門後屏伊洛二水分流交注樹木森立葦竹猗猗

洵矣碩人之阿也瞻謁遺像鄙吝殆消九原可起願爲執
鞭乙巳走臨汝人家寥落烟竈十無一二國家自逆賊李
自成作亂中原殘滅眞天下之大蠹可恨也遊溫泉解衣
就浴旬日俗塵洗滌欲盡傍有武后流杯池碑片石存焉
去不數武復有寒泉一地之間寒溫各別造化之妙不可
解也丙午涉汝波瀾湛湛白石粼粼北望嵩峯環列如屏
據鞍四盼行行欲止行十里而宿焉明日主人留行信宿
而去戊申宵宵晨征月出東山纖如蛾眉倏而朝霞布天
赤白相映亦奇觀也此日除夕日月逝矣老之將至雖髀
裏肉消而一事無成可爲太息數日所經歷者荆山熊耳

洛汝遙對者龍門嵩岳而瞻晤者龍逢堯夫而神交者子
房也辛卯元日發寶豐山埠如堆終日跋涉不知其幾間
有山村野老相聚說雲物占豐歉悠然自得逶迤鳥道五
十里始盡立高四望漫漫平野鞠爲茂草魯山城郭止存
半舍雖近邑之地漸有驢耕令貪政煩人民又將議去嗟
乎昔天下爲此輩所誤今復如此吾恐魏德之不長也宿
西郭同里人南征者理塵相拜修新正故事庚戌道由魯
山東西兩山羅列其東一埠松杉茂密麋鹿攸伏或嚙或
臥駐鞭視之樂子無知從此南折溪流有聲殘葉弄韻沿
溪楊柳夾岸菴竹覆水其南古柳峙水中形類怪石根岨

起如盤虬人從根上渡過此陟嶺來往征人若隱若見如
小兒迷藏自此西山欲低東山漸高逕邊喬木亘天山鳥
相啼如喚行人道傍一泉湛湛可鑑銘刊馬跑泉南去或
陟高或涉溪或出其背或臨其面或懸石巖巖或泉聲溪
溪山忽斷而忽續林若踈而若密巖岫爭出溪谷響答不
十里而百折路同鳥道穎士詩杳杳鴉路深也相傳光武
失路得鴉引于馬前故名然鴉路馬泉天生確對也幽谷
之地殘雪積素皎潔可愛自是兩山漸落樹木漸踈夕陽
西下人影散亂兼以虎豹出沒悉有戒心路史曰自太華
而東函谷而南所經諸山惟此日爲最辛卯走南召林木

水聲如故但山坦夷無致惟東北一片石差可耳壬子經
雉衡及豫二山一石頑然不足觀也過南陽涉涇水望臥
龍岡其坳松柏蒼蒼乃武侯茅廬後人因以爲祠旣而北
風大作癸丑大雪四野鋪練極目前途青帘搖風呼同人
沽酒禦寒村醪醱澁不堪多飲午過貴人鄉哀平之後王
莽篡竊神器盤據十有八載一時吠影者比比以謂五德
之運如斯而已矣帝以謹厚長者赤手崛起乘牛舉義昆
陽之戰以數千步卒破莽兵百萬斬王尋于戲下衆始駭
然歎帝大敵之勇遂攀龍附鳳復覩漢官威儀垂裕二百
餘年蓋天意祐漢必生斯人也又南數里爲少伯故里會

稽之役勾踐請臣請妾不過苟延殘喘蠡奮君辱臣死之
誼生聚教訓爲二十年之計卒報石室之恥及吳甫滅先
生見弓藏犬烹之機變名行意逃賞而去後十九年中三
致千金旣聚復散卒以貨殖成名其遺策在人間者多所
不解當年心事不過借此消磨英雄歲月耳真如神龍掛
角不可捉摩豈蠅營狗苟者比哉數日所臨者魯豫雒衡
白濱神交者孔明少伯也人日至于樊城南望隆中史言
孔明躬耕南陽今襄西二十里又有茅廬側有雲居寺寺
田乃先生所施覩書崖碑可考山下三顧門尙存胡云南
陽也想昔耕于彼後避亂隱于此丙辰渡大堤登夫人城

不無媿于女德花蕊云全無一個是男兒由今觀之信哉
言乎丁巳登仲宣樓可惜文選臺宋元間改爲樵樓矣庚
申過習家池晉山簡鎮襄常遊比之高陽銅鞮小兒有倒
籬之謠嗟乎蠻夷猾夏正臣子枕戈之時而簡職任方伯
旣無藩屏之義又乏鎮撫之才游優自娛良可歎也遙對
靈鷲如文君新刷螺黛隱隱山村帶于麓上予孤舟漢中
烟波江上動日暮鄉關之愁壬戌過承天瞻望皇屋不無
黍離之悲癸亥曉雨濛濛烟霧霏霏三二漁翁披篲垂綸
一幅春江烟雨圖也是日立春兼爲上元暫泊買酒環膝
坐談甲子平明北風忽起舟子掛帆風利舟輕可及奔馬

而不盡殘雲尙傍船頭日晷薄辰至于沙洋與故鄉人共
酌艖上少焉月出清光波影蕩漾長堤宿舟同泊舳艫相
啣一望難極因而大醉不知何處是他鄉也乙丑黑霧沉
沉風雨隨之擁衾高臥欲將是日直付之南柯耳丙寅更
甚午過三滋今爲暴客出入之所同侶皆有懼意予爲誦
相逢不用相迴避天下而今盡是君之句衆無不嗔予之
謔也戊辰至仙桃其夕紫電散空霹靂震崩傾刻冰雹大
至月令仲春雷乃發聲今春方五日耳土人言冬夏皆然
何足爲異自入春至今不風卽雨丁卯以後陰晦爲常又
狂風怒號晝夜不息復大雪漫空癸酉猶然嗟乎前日大

雷電以風今忽烈風寒雪旬日之內忽冬忽夏中國之人
目所不覩歷史之策亦未嘗書真蠻夷之俗也甲戌寒氣
折膠羊裘將不能禦猶如在雲中時丁丑晨起旭日初升
爽氣着人鸚鵡綿蠻如聽閩越人語禽經鸚鵡翦舌而能
語人言之鳥當不止隴山鸚鵡也今閩中有讀書取第終
身不能漢語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也辛巳狗田畦閒步水
聲盈耳耕耘載隴小童散戲來往如織同三二親友曳履
其中不知爲客嗣而新月如眉增舉頭回頭之慨壬午友
人奄來自秦傳家園好音歡然道故沽酒浮白飲可五六
斗而醉甲申同人別予下豫章分手惆悵離羣又在他鄉

也攜酒步送江干情甚西出豈止勞勞亭而已須臾舟搖
搖輕颺乘烟波而去真坐惜人去偏令遊子傷庚寅將
遊黃蚤發仙桃之浦同舟釋子機鋒襲人因話及本鄉葉
先生高節詢之先生名廷秀號潤山魯之濮人也登僖宗
乙丑進士是歲先大人以西臺臨場先生試卷爲燭所漬
先大人惜其文以進是科卽第先生執弟子禮甚恭及任
縣令擢司徒郎見事風生知無不言當道者畏其難犯陰
中他事欲致之死不果仍遣戍閩中後赦還家遂卜居郊
之陂中而隱焉日與耆老及黃冠緇流遊茅屋不蔽風雨
衣常肘出屣常踵見不以爲意惟以世道爲念綱常自任

化及數郡國末盜羣起相戒不入其境或偶逢先生出遊
卽羅拜于前擁護而歸有清略地至濮下令敢有入葉先
生家者誅此皆敬慕先生之德也異域之人尙爾如此况
其他乎清數下聘書先生堅臥不起州牧求見數次皆逃
鄉人有勸之仕者作色不答至今髮服不變可謂烈矣嗚
呼先生在明位不過郎官祿不過百石在職不忍欺君在
家不忍自欺薑桂之性愈老愈辣至夫鼎革羞事二姓俯
視竄籍屈身何啻天淵予憶二十年前不通聞問以謂作
古今聞僧言如此安得親炙以與同歸昔先大人倉卒識
之尙以異日志操難期後先大人罵賊赴難先生復松柏

後凋真可繼先大人之志幽冥之下聞之必欣欣然以謂
真吾徒也但天無知永乏血胤使人有伯道之憾予謂正
天之所以賚善人無已也晉靖節先生有子五人不教通
文以身爲晉臣既不事他姓而子孫陷身不義有玷素志
今先生無子一旦捐館更無後嗣失身之憂豈非天哉如
馮道之裔至今有存者乎壬辰過大別卽禹貢內方至于
大別而土人呼爲龜山可笑也午至漢口主宗人翼龍家
龍離家三世祖考名字俱爾茫然嗟夫未至數代便爲不
可知之人矣人之在世當立身後名與山河相永久也癸
巳會故明白大將軍宗凱每言及先朝未常不撫膺痛哭

嘗以節義勸人蓋恥獨爲君子之意予樗蒲之材久絕進
取將軍之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日中濟江歷城而西入
陶桓公課柳之門望南岡于睫前黃鶴樓爲張獻忠所焚
後人雖建一樓于故趾而仙踪蕩然矣從鸚鵡洲遙瞻正
平墓而歸丁酉白將軍邀坐書齋商確文事出詩一帙皆
搆難以來之作中多佳句將軍以半百之年卽潔身矢節
大義了了媿夫少小讀書名教自許一遇變故主持不定
今白公衣食常有不給一無所憾松柏之質經霜愈茂不
意斯時也而有斯人戊子大雪己丑復雷是夕又雪一日
之內雷聲不已雪霰相續古人解雷爲陰陽激薄之聲仲

春雷乃發聲理也今既雪則爲陰多不當有雷以南中地
暖爲陽多又不當雨雪雷交作令人不解聊書以志異甲
辰發漢口日色晴和一葉中流水波不興東南大觀蜿蜒
渚芷汀蘭郁郁青青乙巳至黃涉白龜渚晉毛寶卒放龜
處渚因名之按龜不過介虫耳不忘人活命之恩千載之
下名在紙墨視夫受人大恩不難爲下石之事可爲大息
丙午移白石署齋爲黃令也因談故園往事未及半世而
陵谷改易亦至于斯日對窗前芙蓉湘竹芭蕉以舒旅懷
但堦下有菊數本恨不得西風前看吹落滿地金耳戊申
白石煮茶清談遂出古印一方玉色瑩潤浮光盡消玩其

文爲四世三公篆刻甚古然非昆吾刀不能也左側刻子
孫昌宜右刻清白傳家始知爲四知夫子傳家章也紐爲
臥天祿孔當足下工巧近代莫及庚戌取陸道遵赤壁山
麓而北考赤壁有三一在嘉魚在蒲圻者公瑾破曹操之
所在黃者東坡載遊者耳予謂先生居黃日久宜知其詳
想一時乘興下筆如兔起鶻落不暇計也橫絕于東石色
如赭點以青草兼聆春鳥和鳴行人始知春意辛亥道由
江干枯木荒草行行欲迷未幾東風徐來片時大雨如注
笠下水落不減簷溜而征衫盡透同人皆恨不以油爲之
予應更不若瓦爲之爲愈衆不解哄怪有是哉言迂也頻

視前村如在天際行三十里始見茅屋就村沽酒燎火烘
衣雨亦少止復跨馬前征狂風大作寒氣侵肌而泥濃路
污馬足難移少焉風息雨後山色刷翠小村三三五五映
于綠柳紅桃之間米元章一幅江村圖也望陽邏小山遮
于喬木予受畫訣有尺山丈樹之說不敢爲是由此觀之
六法皆古人實際學問豈畫空之說也導山而北江流嗽
其麓作澎湃絕崖懸壁下臨長江壯觀也壬子復至漢口
卽雨至壬戌或雷或雨亦或雪霧門戶幾不可出矧能返
棹客中無聊回首仙桃始悟却望并州之詩已已方晴發
舟漢水從小港而南一路棠梨弱柳隱露踈籬趺坐船頭

如洞開門戶止于小別卽登山舒懷俯視人家鱗列山市
喧雜土人言自歷亂以來未覩兵戈昔鄩侯何置第幽僻
之地子孫微弱不至爲勢所奪觀此不但遠弋人之慕且
足避世古人之識如登高無所不見也壬申涉青草湖南
吞大江北啣小別天水相接一碧萬頃而風帆相便數刻
卽達復從小港而西兩岸垂柳如廊驛驛不絕蛙聲沸耳
可代鼓吹而林中倉庚隔花相喚不覺忽至仙桃矣旬日
所歷者大別小別黃鶴赤壁所涉者江漢遙晤者山甫宋
玉景慕者德公長房神交者太白東坡親炙者魯僧白將
軍也路史曰自秦中行遊至吳頭楚尾所過名山大川華

州道中爲最惜聞戒無情魯山道經其中爲次陽邏一帶
可以敵之赤壁爲南召之亞若陽台雉豫斯亦不足觀也
已

夫以天下之大，而居之者，皆人也。人之性，皆善也。然其所以為善者，皆由乎教。教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水竭則魚亡，教廢則人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求末，是倒置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求末，是倒置也。

跋

歲寒集鈔本明季三原焦之夏著同里王北屏家所藏者也祕本行世幽光章闡矣其爲文雖不及湘纍之悽惋哀豔逸馨千古而丁家門之大故愴故國之傾覆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殆鄭所南心史謝皋羽慟哭記之匹亞也之夏爲明臣源溥子源溥官大同巡撫屢禽悍酋威稜久著近人張廉卿跋其家書謂以公之辦賊有方使久於其任得竟設施明之亡或不至若是亟也羣小媚嫉蟄之以去方圖恢復長安遽失邏騎逮公囚於秦府承運殿授筆使書金助餉公擲筆擊自成中面賊怒支解之書中已癸時書

記卽其實錄也惟謂明事之壞一誤於楊鎬父子再誤於
洪承疇而於洪訾警獨甚與明史禍始于楊鎬成于陳奇
瑜及幸存錄洪廉而勤剿寇幾盡俱不類而烈皇小識謂
巡撫馮師孔出戰被執不屈死此則謂師孔遁回原籍亦
相徑庭是又史乘一重公案宜存之以備考者此外建官
考工諸策論通鑑綱目書法之失均多特見其與豹人天
生等書以喬木世臣之裔爲深山痛哭之語百世聞風尤
足廉立頑懦故並錄之至若流連光景無關閔旨則悉從
割愛以書係鈔本宜稍節刪非妄爲去取也書中謂賊於
癸未十月初九攻西安十一城陷清軍副使黃公世清同

知簡公仁瑞長安令吳公從義死之又謂賊取慶陽守道

段公守備李公

逸其名

力盡同死於表揚忠烈最有關繫簡

李二公之死可補烈皇小識之遺然李河濱集所載同殉者又有長史章尙綱司椽房邱東周按察黃綱侍衛崔爾達慶陽道段復興鄉官陶爾德妓女安悶兒王魯泉志侍郎武功馬鳴世視此尤詳因附著之以發幽潛降賊獻城者則爲張國紳鞏煢罪弁王根子勸賊誅關中有名望者則爲賊臣張鞏所謂豺虎不食者亦並出之以待唾罵皆是書彰瘴之本旨也連類而及故又不嫌詞費云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興平馮光裕